

伊、阿、巴三國邊境少數民族問題的探討

沈鈞傳

一九七八年四月二十七日，阿富汗發生軍事政變，陶德（Mohammed Daud）總統被殺身亡，新政權在塔拉基（Nur Mohammed Taraki）領導下，採取親蘇政策，使鄰近的巴基斯坦和伊朗大為震動，蘇聯夢寐以求的所謂從陸上通往印度洋的擴張目標，顯然已再度向前推進一步。阿富汗落入蘇聯控制後，從中亞通往印度次大陸的大門基伯爾山口（Khyber Pass）業已洞開^①。阿富汗出現馬克斯政權後不久，伊朗也發生動亂。不到一年，伊朗政局急轉直下，一九七九年元月，巴勒維國王被迫離國，伊朗新政府雖然並沒有像阿富汗似的投入蘇聯懷抱，但是已經和美國逐漸疏遠。巴伊兩國於同年三月中旬同時宣佈退出中央公約組織，並決定加入不結盟集團，這一情勢的發展不能否認是受到蘇聯壓力的結果。

當初伊朗國王巴勒維和巴基斯坦總統齊亞深恐蘇聯和阿富汗聯合鼓動巴基斯坦、伊朗兩國和阿富汗邊境的少數民族進行分離運動，而頻頻接觸，設法預加防範。莫斯科和喀布爾覬覦的目標為現居於巴國西部、伊朗東部和阿富汗南部的卑路支族人^②。這一片三國交界的荒漠山區，對外交通雖然極為不便，但是從阿拉伯海到阿曼灣，擁有長達七五〇英里的海岸線。強悍難馴的巴基斯坦卑路支族游擊隊，裝備有俄製精良武器，利用阿富汗作為喘息和補給基地，自一九七三年至七七年間，進行武裝叛亂，要求脫離伊斯蘭瑪巴德中央政府，獨立為「卑路支斯坦人民共和國」。

儘管在美國的支持和伊朗的軍經援助之下，巴基斯坦三軍動員了十萬部隊，以四年的時間，竟然無法給叛亂的卑路支族人以致命的打擊，其損失之慘重，僅次於一九七一年的孟加拉獨立戰爭^③。究其原因，主要是因為巴基斯坦與阿富汗兩國漫長的邊界

註① U.S. News & World Report, March 19, 1979, P. 31.

註② 卑路支族 (Baluch) 約有五百萬人，其中一半居於巴基斯坦，主要分佈於卑路支省 (Baluchistan)。

註③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May 28, 1976, P. 32.

上，另一支普什圖族人 (Pushthuns) ④ 在阿富汗的支持下，正密切地和卑路支族人前後呼應，也發起了反政府運動，希望建立普什圖族人自己的獨立國家——普什圖尼斯坦 (Pushunistan) ⑤。

卑路支族人的痛苦經驗

巴基斯坦、伊朗和阿富汗三國的邊境緊張局勢，可以說和歷史上民族統一和種族糾紛有密不可分的關係。大英帝國爲了執行其分而治之 (Divide and Rule) 的政策，在劃定帝國疆界時，有意地忽視了這一地區的民族統一和文化認同。分而治之政策所引起的種族問題，不僅未隨時間而有所改變，而且日漸惡化而成爲蘇聯對外擴張的工具或跳板。我們可以在巴基斯坦卑路支省的首府喀他 (Quetta) 和西北邊省首府白夏瓦 (Peshawar) 的市集上發現，大凡留着滿臉鬍鬚、腰掛彎刀、手提前膛毛塞槍的，都是卑路支族人；身裁魁偉、頭纏包巾的則爲普什圖族人；而臉上括得精光的則是旁遮普省的軍官、商人和政府官員，他們是巴基斯坦的統治者，被卑路支族人和普什圖族人視爲外來的入侵者，其衝突自古即已存在。

卑路支族人來自裏海以南，在人種學上應屬庫特族 (Kurds) 的一支。分佈於阿、伊、巴三國接壤之地，東起印度河，西迄伊朗的喀南省 (Kernan)，面積達二十萬零七千平方英里。他們在崎嶇的山嶺和廣闊的沙漠中，過着與世隔絕的游牧生活，但是擁有共同的文化系統和價值觀念。當英國人於十九世紀到達卑路支斯坦之前，卑路支族人在納西爾汗 (Nasir Khan) 的領導下，建立了一個鬆弛的邦聯式的政府，受制於阿富汗先後達百年之久。

大英帝國東來後，開始玩弄分而治之的伎倆，使幾個敵對的酋長相互對抗，最後它把卑路支族人居住之地分爲四部份：遙遠的西部以哥德斯米得線 (Goldsmid Line) 爲界的三分之一地區劃歸波斯 (伊朗)；北部以都蘭線 (Durand Line) 爲界的一塊人口稀少的狹長地區屬於阿富汗；餘下一大片人口衆多的地方則歸英屬印度，而英國人又將之分爲兩部，一爲卑路支斯坦，一爲名叫卡拉特 (Kalat) 的傀儡小王國。

卡拉特王國的納西爾汗和大英帝國表面上雖合作良好，但每隔一段時期，總是向英國殖民當局要求將來能統治全部卑路支人居住的地區。迄一九四七年八月，大英帝國退出印度次大陸時，納西爾汗的卡拉特王國拒絕成爲巴基斯坦的一部份，並對外宣佈獨立。可是當巴基斯坦動用軍隊對付卡拉特王國的時候，納西爾汗向巴國中央建議，希望除國防、貨幣和外交外能享有邦聯的地位，但爲巴國所拒。一九四八年初，巴基斯坦軍隊強行接管卡拉特王國，納西爾汗的兄弟經過短暫的對抗，終於失敗。此後，卑路支族人於一九七三年至七七年間才開始有系統的對抗巴國中央政府。

註④ 普什圖族人又常自稱爲巴克頓族人 (Pakhtoon)，至於一般政論家延用帕坦族人或巴丹族人 (Pathans)，爲英國人慣用之名稱，多少具有帝國主義色彩，故今之阿巴兩國普什圖族人對巴丹族人或帕坦族人這一名詞有厭惡之感。

註⑤ 在巴基斯坦的普什圖人，大部份居住在西北邊省境內。普什圖尼斯坦獨立運動又稱巴克頓尼斯坦 (Pakhtoonistan) 獨立運動，亦即西北邊省的分離運動。

一九四八年，巴基斯坦的卑路支族人雖然向中央政府暫時屈服，但是要求脫離巴國之心並未因此消失，在卑路支族人的心目中認為，他們的領土擁有豐富的礦產，其中包括鋁礦和鈾礦在內，又可能蘊藏有石油，再加上格瓦達（Gwadar）又是阿拉伯海的良港，這些條件都構成巴基斯坦必須加緊控制卑路支斯坦的主要原因。可是卑路支斯坦的左派或右派種族分離份子，都懷疑鄰國伊朗在「西方帝國主義者」指使之下，企圖和巴基斯坦官僚集團勾結，來榨取他們的天然資源，而認為真正獲利的只是外國資本家和伊斯蘭瑪巴德官僚集團。他們還埋怨中央政府忽視了卑路支斯坦的工業發展。

一九七一年三月，因東巴基斯坦要求自治而發生內戰後，引起強鄰印度的軍事介入，最後導致孟加拉的獨立。巴基斯坦失去東翼半壁江山後，伊斯蘭瑪巴德爲了鞏固政權，於一九七二年起對國內的少數民族改採懷柔政策。一方面以大量金錢籠絡卡拉特的統治者，令其退出政壇，另一方面建立一個統一的卑路支斯坦省，以溫和派卑路支族人領袖比詹角（Ghaus Bux Bizenjo）爲首任省長，並給予一定程度的自治權；可是卑路支族人認爲這並不是中央政府對他們有意義的讓步，而是以這種新的安排來逐漸加強對卑路支斯坦的控制。

一九七二年中以後，伊朗國王藉口阿富汗在蘇聯的支持下吞併卑路支斯坦的野心，對境內的卑路支族人採取強硬政策，引起伊國境內的卑路支族人的反抗，分離運動死灰復燃，其規模遠超過往昔。伊朗國王巴勒維向巴基斯坦總理布托施加壓力，使伊巴兩國同時對付卑路支族人的自治運動。一九七三年二月，當巴國卑路支斯坦省經由人民選舉所產生的自治政府，反對中央對該省的政治和經濟控制時，布托在巴勒維的慫恿下，解散卑路支省的內閣，派軍接管該省的統治，並以煽動叛亂的罪名，監禁該省的政治領導人。此後，伊巴兩國境內的卑路支族人，在其他鄰國印度和阿富汗的支持下，以蘇聯援助的精良武器進行武裝叛亂，前後達四年之久。直到一九七七年七月，布托政權被陸軍將領推翻後不久，軍事政府領導人齊亞將軍和卑路支族人領袖間，才勉強達成了一項停火協定。

這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使卑路支族人和巴基斯坦軍人之間，留下了一道永遠無法磨滅的裂痕。一九七四年底，當雙方戰爭達到高潮時，美國援助巴基斯坦的直昇機參加了戰爭的行列，其中一部份是由伊朗人所駕駛，對卑路支族人的游擊基地，進行了殘酷的掃盪，並使用殺傷力很强的高空爆炸炸彈，使卑路支族人蒙受慘烈的犧牲，植下了仇恨和報復的心理。據統計，在這場爲期四年的軍事掃盪行動中，至少有三萬三千名巴基斯坦軍人和五萬五千名卑路支游擊隊死於戰火，無辜受害的婦女與兒童尚不在此數之內。

都蘭線所留下的歷史糾紛

普什圖族人和卑路支族人相鄰而居，並沒有明確的種族界線，其居住地區分散於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兩國境內。一條由巴基斯坦與阿富汗間的都蘭線，把普什圖族人一分爲二，其中約七百萬人在巴國境內，五至六百萬人則劃歸阿富汗。可是阿富汗從來不承認都蘭線是一條阿巴兩國間的合法邊界線。阿富汗認爲，一八九三年大英帝國乘喀布爾政治動盪不安之際，藉機與阿富汗簽訂都蘭線邊界協定，當時只是一條臨時性的邊界線，旨在劃分勢力範圍，以便維持都蘭線東西兩邊的法律與秩序，並不能算是一條國際性的疆界，無論從民族分佈、戰略地位和地理形勢而言，都蘭線並不是一條合理的國際邊界^⑥。

普什圖族人雖然被都蘭線分割爲二，但是在阿富汗境內普什圖族人是該國人口的主要構成份子，在巴國境內的族人則是少數民族。因此，阿國境內的該族愛國份子無時無刻不希望合併巴國境內的普什圖人，或者至少要成立一個以阿富汗爲取向的普什圖人斯坦獨立國。無論上述那一個目標能夠達成，都有助於普什圖人在阿富汗國內對付少數民族的權力擴張。

普什圖族人有其光輝的歷史和文化。遠在一百多年前，喀布爾的普什圖族王國，其統治的地區上達印度河上游，中經卑路支族人居住的地區，南到波斯灣。所以該族自認爲阿富汗的祖先。阿國的統治者也無不以恢復過去歷史版圖爲其職志。

阿富汗前總統陶德及其內閣官員，都是普什圖皇族後裔，現任喀布爾親蘇政權的前總理塔拉基和新近奪權的阿明(Hafizul-Iah Amin)也都是普什圖族人，內閣閣員和三軍將領中亦以普什圖人爲多，從這一趨勢來看，新政權對整個卑路支族人和普什圖族人所居住的地區將採取強硬的政策。一位喀布爾的新貴已經表示，阿富汗不承認都蘭線，其統治範圍應擴及印度河流域。

阿富汗前總統陶德之爲國人所詬病者，主要是他在一九七八年三月五日，在伊朗國王的督促下，和巴基斯坦總統齊亞會晤，並簽署一項協定。在此協定下，巴基斯坦同意特赦卑路支族和普什圖族的政治犯，阿富汗則同意，在必要時，將拒絕卑路支和普什圖兩族在伊巴境內的叛亂份子，繼續使用阿國領土作爲庇護所^⑦。這一協定受到阿國好戰的民族主義份子的反對，塔拉基利用這一情緒，呼籲羣衆起來反對陶德政權。尤其是該年四月十七日，人民黨(Khalq Party)籍的工會領袖凱伯爾(Amir Khaiber)被人暗殺，更爲塔拉基所利用，於是十天之後，陶德政權終被推翻。

阿富汗政變後，引起了巴基斯坦和伊朗的不安，也鼓勵了卑路支和普什圖族人的蠢蠢欲動。巴國所面臨的局勢尤爲兩難：如果允許少數民族地方自治，那麼當地溫和派的實力，勢必更加強大；如果繼續採取目前的強硬政策，那麼這兩個少數民族居多數的地區之好戰份子又將取代溫和派而採取親喀布爾和莫斯科的路線，企圖分別脫離伊斯蘭瑪巴德而自行獨立或與阿富汗合併。

好戰的卑路支族人在哈撒爾(Mir Hazar)的領導下，最近已和左派種族主義的卑路支人民解放陣線(Baluchistan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結盟，其實力已比阿富汗政變前更爲強大，所以阿富汗政變後出現親蘇政權，無疑加速了卑路支斯坦省和

⑥ See Neville Maxwell, *India's China War*, Pantheon Book, New York, 1970, p. 22.

⑦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June 23, 1978, p. 32.

普什圖族人佔多數的巴國西北邊省局勢的兩極化，一端是溫和派領袖，在伊斯蘭瑪巴德的壓力下，表示其愛國忠貞，和緩其地方自治的要求；另一端是好戰派在山區重建游擊組織，利用阿富汗和蘇聯的援助，進行武裝叛亂。如果喀布爾政權在短期內能夠穩定，那麼巴基斯坦將面臨分崩離析的局面。

巴基斯坦設法避免再度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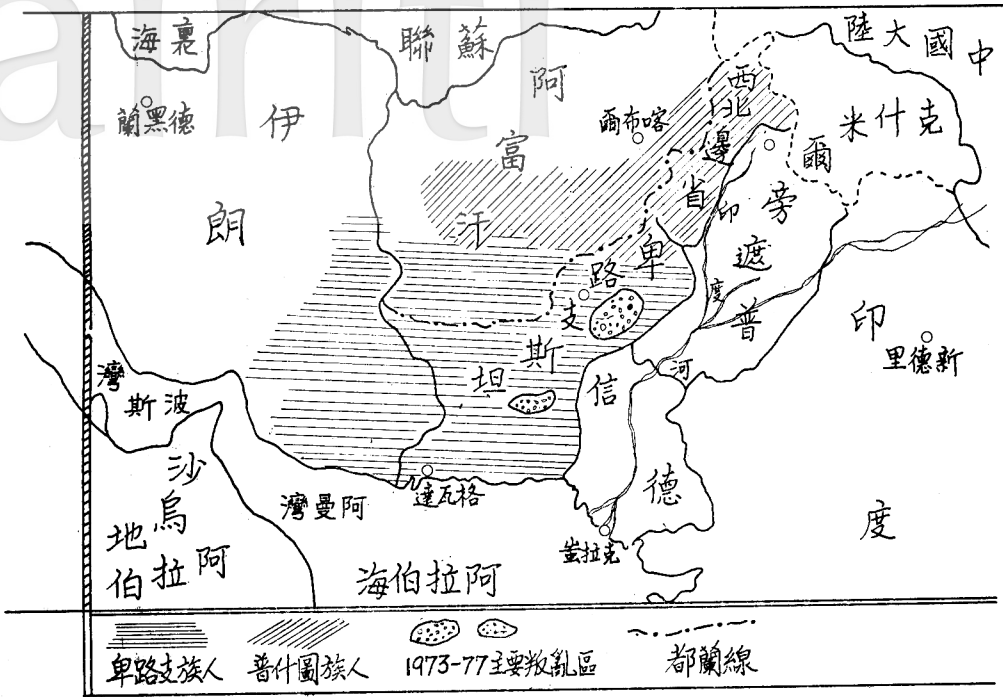
一九七七年巴基斯坦政變後，前被布托政權判為非法的國家阿瓦米黨(National Awami Party)卑路支斯坦支部主席巴克希(Khair Baksh)獲釋。這位卑路支族人的精神領袖，不僅是個馬克斯主義者，而且又是一位政治行動家，不過在他被捕前，主張採取溫和的社會主義路線，對於卑路支斯坦自治問題的態度頗為曖昧，多少有點可以妥協的趨向。當他被釋後，態度已經有所變化，他坦率地指出，伊斯蘭瑪巴德正迫使卑路支斯坦走分離主義路線；而且表示，卑路支斯坦一旦獲得獨立，將實行中立的共產主義政策，既不偏向莫斯科，也不親近北平。

當卑路支斯坦領袖巴克希和齊亞總統談判時，前者對於卑路支族人的政治要求，顯得頑強而固執。他堅持的條件為，巴基斯坦軍隊從卑路支斯坦撤出；過去受軍方殘殺的犧牲者必須獲得賠償；給予卑路支斯坦除國防、貨幣和外交以外的全面自治，否則將不再支持巴國軍政權。阿富汗政變前，由於齊亞和陶德於一九七八年三月簽訂對分離運動不利的協定，巴克希頗有妥協的跡象。但是阿國旋即發生政變，他的態度再度轉趨強硬。阿國政變對巴國的另一影響是，同情卑路支人民解放陣線(BPLF)和其他共黨派系的學生運動組織業已取代支持全國阿瓦米黨的溫和派學生運動組織。新近當權的學運負責人，過去大部份從事地下活動，他們指責過去的政治領導人未能負起脫離巴國而獨立的任務，主張以軍事行動達成政治獨立的目標。

巴基斯坦普什圖族人的領袖瓦里汗(Wali Khan)，原為全國阿瓦米黨在西北邊省的領袖，為一九四七年印巴分治前印度獨立運動政治家加發汗(Ghaffar Khan)之子。瓦里汗經過三年牢獄之災後，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八日恢復自由，出獄後立即由克拉蚩逕飛西北邊省首府白夏瓦，並向中央建議，應召開四省省長會議來商討國家前途。他表示他過去從未提出過普什圖尼斯坦獨立的口號和主張^⑧，並指責一九七五年二月逮捕他入獄的布托是個獨裁者；而最富諷刺意味的是瓦里汗釋放之日，布托正在牢中等待死刑的宣判。瓦里汗先後和齊亞總統數度會晤，後者希望在西北邊省，甚至卑路支省都擁有家族聲望的瓦里汗擺脫普什圖族領導人的地位，前往中央出任文人政府總理的職位，這一計劃倘獲成功，將可緩和巴國西北邊省和卑路支省的分離運動，可

註⑧ 印巴分治前加發汗支持一個統一的印度，反對分治，素有「西北邊疆地區甘地」之雅號。

註⑨ Far East Economic Review, Hongkong, Dec. 23, 1977, p. 31.



是由於好戰派的堅決反對和其他來自各地的壓力，瓦里汗並未和齊亞有任何妥協。

喀布爾發生政變後，最初由於政局尚未穩定，對卑路支和普什圖族人採審慎的態度，但是這兩大種族的大部份居民，都希望阿富汗協助其達成政治目標。阿富汗副總理阿明在接受訪問時指出，阿富汗處理邊界領土問題，完全要看伊斯蘭瑪巴德對新政權的態度而定，他指責一部份巴基斯坦人把阿國革命政府說成反回教的，企圖以此來促使回教徒反對阿國新政權。他接着又說：「如有需要，我們將以牙還牙，以戰止戰，如我們受到挑釁或攻擊，我們將挺而自衛。我們希望美國在本地區要自我約束，如果美國軍援巴國，我們將從蘇聯取得武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五日蘇聯和阿富汗簽訂友好合作條約，一方面有助於阿富汗新政權對國內回教反抗勢力的鎮壓，另一方面可使蘇聯進一步向巴基斯坦和伊朗施加壓力，俾在本地區制衡共和美國的影響力。一旦阿富汗政權趨於穩定，那麼勢必在蘇聯的鼓勵下，支持巴基斯坦的種族分離運動。由於巴基斯坦的前途建立在阿富汗局勢的是否穩定之上，所以只要阿富汗共產政權動亂不已，甚至於傳統的回教勢力能推翻阿國的親蘇政權，巴基斯坦就可避免一場全面分裂的浩劫。

蘇聯干涉阿富汗可能帶來的危機

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在國內採取對布托所領導的人民黨以外各政黨妥協的政策，希望透過今年十一月的全國大選，能建立一個使其他各省所共同認同的文人政府，然後經由合法的憲政程序，制定一部為巴基斯坦四個省份所共同接受的聯邦憲法，讓各省在巴基斯坦政治結構內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分裂的危機。此外齊亞在最近一年來，對阿富汗採取了強硬政策，他竭盡一切所能，設法

取得來自阿拉伯國家、中共，甚至於美國的可能援助和友好合作，來打擊阿富汗的親蘇政權，防止蘇聯在幕後插手對巴國施加壓力。一項由回教徒所領導的反阿富汗勢力已在一九七九年初開始興起，並在全國各地展開游擊活動，聲勢越來越大，不僅使塔拉基政權受到很大的挫折，蘇聯籍顧問人員也蒙受很大的傷亡。蘇聯「真理報」於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一日特別刊登一篇文章，指控伊朗、巴基斯坦、中共、美國、英國、西德和埃及等，鼓動回教叛亂分子反對阿富汗馬克斯主義政權^⑩。阿富汗軍隊也砲轟巴基斯坦邊境，造成阿巴兩國的緊張。蘇聯爲了加緊控制阿國，並立即空運軍事裝備，其中包括二十五架直昇機，給喀布爾政權。美國政府認爲蘇聯此舉無疑影響整個南亞的安全，已於三月二十四日向蘇聯提出警告^⑪。三月三十日，蘇聯「真理報」第一次公開指責美國煽動並支持阿富汗的叛亂組織^⑫。中共也於四月九日，指責蘇聯企圖控制阿富汗，使它成爲蘇聯的第十六個附庸國家^⑬。此後阿富汗儘管有蘇聯在幕後撐腰，可是反政府的動亂日益擴大，塔拉基總統一再指責伊朗和巴基斯坦干涉其內政。事實上，阿富汗馬克斯政權成立後，回教徒難民紛紛擁入鄰近的伊朗和巴基斯坦境內，據法新社克拉克廿五日電報導，巴基斯坦總統齊亞將軍表示，由阿富汗逃往巴國的回教難民人數已達二十萬人左右^⑭。阿富汗認爲這些難民在接受巴基斯坦的訓練後，已被遣送回國進行反政府的叛亂活動；喀布爾爲了報復，於今年五月十四日公開表示支持巴基斯坦的分離運動^⑮。當反共的阿富汗回教游擊隊在全國各地蔓延之際，阿富汗政權又在電視節目中指責中共訓練阿國反政府力量；中共「副外長」韓念龍爲此於六月二十一日向阿國臨時代辦提出了口頭抗議^⑯。

從最近阿富汗內部反對馬克斯政權的發展來看，阿富汗、巴基斯坦、伊朗三國邊境少數民族分離主義的問題，已逐漸擴大到超級大國在這一地區的相互影響和交相指責。巴基斯坦爲了確保國家領土的完整，其支持阿富汗回教徒推翻親蘇政權，乃是基於國家的安全與生存。現在局勢已由區域性的衝突，發展到傳統回教徒和信仰馬克斯主義的回教徒之間的對抗，且進而可能造成超級大國之間角逐。蘇聯對南亞的戰略目標，在包圍中共並取得通往印度洋和波斯灣的出口；爲了達到這一目標，蘇聯將不會眼看阿富汗親蘇政權垮台而見死不救。如果阿富汗局勢繼續惡化，蘇聯極可能進行直接的干涉，屆時美國和中共如果無法阻止這一類似捷克事件在西南亞出現，那麼阿富汗就將成爲真正的蘇聯附庸，這不但將加深巴基斯坦再度分裂的危機，也將在西南亞乃至中東地區產生嚴重的影響。

註⑩ 聯合報，一九七九年三月二十二日。

註⑪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March 26, 1979, p. 4.

註⑫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年三月卅一日。

註⑬ 共匪廣播摘要，國防部情報局編印，第五八二二期。

註⑭ 新加坡南洋商報，一九七九年九月廿五日。

註⑮ The Hindustan Times, New Delhi, May 18, 1979.

註⑯ 香港大公報，一九七九年六月二十二日。